

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

# 用“屏”间微光点亮历史记忆，串联万家灯火

□边远

2月7日晚8点,《“活力视听 万象同屏”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在多家卫视及主要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此次盛典由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集中展示网络视听文艺创作的勃勃生机、精品硕果。节目坚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运用AIGC、全息投影、虚拟人等前沿技术,充分呈现网络视听融入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呈现平台共创的创新活力与同屏辉映的行业风采。

2月7日,《“活力视听 万象同屏”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一经播出,便收获了超7.84亿的播放量。盛典融汇了一年来的优秀网络视听佳作,展现出行业蓬勃的创新创造活力。节目以方寸之域的镜像映照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用“屏”间微光点亮历史记忆,串联起万家灯火。观众在精彩纷呈的网络视听作品中流连忘返,通过一方屏幕观察世间万象,获得生活的体悟,也在碰撞与激荡起赤诚热烈的情感力量。

**于现实观照中抒写时代的肌理。**网络视听因其天然的便利性、迅捷性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也与广大观众心心相印。人们用镜头来观看他人的故事,也用镜头记录各自的生活,那些迫不及待要分享的喜悦与发现,那些暗自收敛的奔波与劳苦,都裹挟着对平凡生活的真诚和热情,成为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表达。

创作的边界在这里被打破,普通人与文艺双向奔赴,人们从工作中汲取灵感、凝练智慧,把寻常的日子酿成美酒,写下了新时代的“祝酒歌”。

而普通人的创作,也丰富和拓展了网络视听的经验版图,向着广袤无垠的生活世界不断延展脉络。情景讲述《搜索里的光》以搜索词条为线索,讲述了保洁人员、人民警察、医生、煤矿工人等在各自岗位谱写生活诗篇的动人故事,不仅回答了“如果生命是一片旷野,你希望自己生长成什么?”的哲学之问,也在以诗意微光照亮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形象;歌曲串烧《拾·光》致敬平凡人奋斗的一生,从青涩少年到白发苍苍,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梦想在闪烁光芒;主题讲述《美好视听美好生活》,从个人体验到时代特色,在这个手机成为新工具、屏幕成为新窗口的时代里,网络在润物无声地影响和重塑着千行百业,也在温暖和守护着万家烟火。这些温情的画面洋溢着赤诚的真情。普通人是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也是时代最真诚的书写者,人们通过网络视听歌唱着劳动与工作、时代与生活。

**在内容创新中勾勒历史的脉络。**可以这样说:网络视听作品正在进行一场决绝地“突围”。

曾几何时,它也曾自囿于传统的舒适区,甘愿作为“爽感”的载体,以“电子榨菜”“下饭神器”自居,在算法的驱动下片面迎合情绪。如今的网络视听正在不断反思自身的创作惯性,进而对文学性有更加自觉的追求,对严肃、深沉、厚重的题材内容更加明确的向往,不断尝试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述历史的波澜壮阔,书写革命的峥嵘岁月以及时代洪流中的情感激荡与不屈抗争。

2026中国网络视听盛典的演出作品将个体经验融入历史情怀,让历史题材更具人文关切。节目崇敬先贤、礼赞英雄,以当代视角回望历史深处,打捞尘封的集体记忆与个人命运,并从中提炼出启迪当下的智慧与共识。歌曲《敬太平》取材于历史正剧《太平年》,还原了五代十国纳土归来的真实历史,也呼应了千百年老百姓所求“太平岁月”的朴素愿景;创演秀《晨钟暮鼓》是北宋名相苏颂营造水运仪象台的历史回响,这一融现象、报时于一体的千年仪器见证着风云流转、沧海桑田,也镌刻着中华民族对科技文明的追求

与期盼;情景剧《跨越时空的敬礼》展现了当代青年军人与抗战先烈的跨时空对话,《马背上的摇篮》再现了延安第二保育院护送136名孩子安全转移的动人故事,让红色记忆在网络空间熠熠生辉,让革命的薪火生生不息;《故宫守护者》回望文物工作者在战火中守护文物南迁的传奇经历,也呈现出当代文物修复师修复文物、让文物“活”起来的不懈探索。此时的网络视听,不再回避叙事的难度,正向着历史的深处、人物的辉光、岁月的恒常勇毅前行。

**在媒介变迁中凝聚情感的共鸣。**媒介一直在变,从大戏台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守在收音机前等候自己喜欢的旋律;从街坊邻里围在电视机前共看连续剧,到手机屏幕上刷屏的弹幕和话题。但媒介似乎又一直未变,人们依然通过电子屏幕体验生活之真、情感之善、艺术之美,期待好故事带来的情感碰撞,渴望触达生活深度与人性幽微的好作品。

网络视听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也承载着育

心志、养情操的功能与使命,一代代观众通过共同的作品关联、塑造着共同记忆,沉淀恢宏深沉的时代情感,凝聚价值认同,奏响情感共鸣。情景剧《频率》里的爷孙两代人都是广播的忠实听众,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收听渠道从传统电台变成了播客,但美好的节目与声音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音乐情景剧《被荧幕点亮的日子》回顾了不同年代的观众看电视的生活图景,既是对“超高清发展年”的积极回应,又反映了电视技术进步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双向互动,而曾经那些由“雪花屏”带来的烦躁情绪与滑稽插曲,也成为青春岁月中的一抹亮色,几十年后轻弹出一个清脆却悠远的回声。

网络视听仍在成长的路上不断前行,它以多样的形式、创新的叙事记录本真生活,以深耕的姿态与敬畏之心探寻历史肌理,始终葆有活力与生机。期盼网络视听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实践中淬炼出更多经典之作,将生活中的吉光片羽汇聚成直抵人心的时代回响。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 青视野

# 他们正在过一种很“新”的春节

□赖伟鸿



游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古城南城门观看民俗表演。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事实。那些将“过年”完全等同于“过传统生活”的观点,难免充斥着浪漫主义的田园风光想象。必须承认的是,当下的春节,已然与当代流行文化及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彰显着自身作为活态遗产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当代民俗学的学科立场启示我们,要以朝向当下的眼光关注文化的流动性和实践主体的能动性。站在新时代审视“年味浓淡”的话题,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年味”是否淡了,而是当代人如何去过属于这个时代的春节。

近年来,社交媒体上不乏“一代有一代人的亲戚要过”“年轻人爆改年俗”这样的流行梗。从“旅行过年”“独处过年”“找搭子过年”,到“淘宝式过年”“体校式过年”“分段式过年”,当代年轻人的新型过年方式为我们理解“年味”的传承与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如果说传统的过年方式囊括了衣、食、住、行的不同面向,当代年轻人在新型过年方式上已然玩出了新花样。

过年换新衣象征着“辞旧迎新”,这种对新年仪式感的追求首先体现在衣着和文化体验上。随着“新中式服饰”在年轻人中的流行,汉服、马面裙、盘扣长袄等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融合,为当代年轻人挑选“新年战袍”提供了更多选择,甚至连宠物都穿上了唐装披肩。在福建泉州,蟳埔女簪发戴花的服饰传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装扮,许多游客专门到蟳埔村体验民俗风情。这种“新年装”的体验方式不仅带动了旅游产业

的繁荣,也让传统服饰所承载的吉祥纹样与审美意蕴在春节这个喜气洋洋的场景中得到活化利用。

年货的置办过程则体现了从“传统礼盒”到“赛博购物车”的转换。年关将至,许多年轻人不再拎着大包小包返乡,而是在线上电商平台赶“电子大集”,通过在家微微信群中发起“年货众筹”,在电商平台里家庭成员可以自行选购个性化产品。过去,瓜子、糖果、花生、蜜饯等是家家户户招待来宾的标配,当“90后”“00后”开始操办春节,老样式的传统礼盒逐渐被薯片、奶茶所替代,各种网红零食也成为迎宾送客的礼品。除此之外,年轻人自己购置的“氛围感年货”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属性,用于营造一个符合自身审美、令人愉悦的“过年微环境”,承载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审美旨趣和自我表达。

在家居方面,贴春联是营造年味必不可少的环节。在选择春联这类装饰品时,许多人并非简单购买印刷成品,而是亲手研墨、裁纸、书写和绘制,甚至制作手工灯笼和非遗窗花,通过亲身实践在家居装饰上获得体验感。更有趣的是,传统对联已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祝福语的追求,许多理工科年轻人流行“科研人必备春联”,例如——上联:披星戴月闯专项;下联:马不停蹄撰基金;横批:好事成双。他们将这类对联张贴在宿舍、实验室等处,借助诙谐的表达达祈望科研顺利。对春联等进行新的转译,也是在打造一种“新年味”。

“以前是父母在家等孩子,现在是孩子带父母看世界。”由于当前社会的高流动性,春节的时空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越来越多在大城市安家的年轻人选择将父母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过年,这种“逆向迁徙”的方式塑造了独特的春运景观。他们用灵活多元的家庭互动模式,打破了家乡与异乡、团圆与分离之间固有的二元对立秩序。还有年轻人直接邀请父母组团出游,一家人在陌生的街巷寻找年味小吃,在异乡的星空下跨年守岁。春节前后,正值福建民间信俗热闹喧嚣,亦有地方文旅打出“千里赴闽看游神,把正月的年味焊在闽地街巷”的招牌,邀请“异地过年”的人们亲历“王爷巡境”“拜天公”等萦绕着地方年味的盛事。他们不再将“过年”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回家”,而是将团圆融入旅途。这种流动的“年味”,让“家”的概念超越地理坐标的限制,而在家人间共享的情感体验中充分展现出来。

总而言之,当代年轻人的新型过年方式绝非稀释了“年味”,相反,他们以极高的文化自觉与创造性积极参与到“年味”的当代建构之中,呈现了一桌千滋百味的“年味”盛宴。民俗学家岳永逸认为,要使物质充盈、需求多元、流动频繁、生活节奏快的当代人的春节有浓郁的年味,就需要树立自信、开放的大春节观,树立大春节观的前提,是激活尊重他人、实现自我、全民参与、社会和谐的传统春节核心价值。当代年轻群体的“年味”建构实践不是一场与“传统”的告别和决裂,而恰恰是遵循传统春节核心价值导向的体现。站在民俗学的视域下,“年味”的建构生动诠释了日常生活中民俗的动态发展过程。作为一项活态遗产,春节的保护最终需要依靠人民的生活实践。而当代年轻人的新型过年方式,正是这一生活实践鲜活而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当下,年轻一代的“年味”更追求与时俱进的情感表达与生活创造。无论是行走在路上,还是围炉于家中;无论是与亲友欢聚一堂,还是选择与自己独处;无论是保留传统,抑或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每一种过年方式,都是年轻人在特定生活情境下对“团圆”“迎新”“祈福”等春节核心母题的当代表达。与其一味地慨叹“年味淡了”,不如将眼光朝向当下,在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中谱写属于一代人自己的春节叙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游客体验蟳埔簪花

每逢春节,“年味浓淡”总是人们十分关心的话题,民俗学家杨利慧认为,这种讨论的流行,“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春节作为传统节日,在与现代生活接轨和融合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多数讨论中,“年味”往往与“传统”画上了等号——忙忙碌碌准备年夜饭,规规矩矩拜年走亲戚——似乎只有在这些习俗中,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年味”。然而,“年味”从来不是一个指征“过去”的静止符号,其本质是人们对春节文化实践的感受。一代有一代人的春节叙事,当传承的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中,关于“年味”的故事也正在被悄然改写。

岁时节日的形成离不开相对固定的节点,以及节点中特定的民俗活动。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间节点,春节是中华民族共同参与的最重要的节日。在周期性重复的传承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创造传承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年节传统,从置备年货、张贴春联、穿新衣、吃饺子、剪窗花,到祭祀祖先、拜年祈福、逛庙会等,这些年俗不仅历史悠久,更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传统年俗的现代遭遇成为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春节更跻身国际文化交流的广泛讨论中。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春节的申遗,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年节传统在现代化语境中丧失了生命力;相反,它代表着中国人从日用而不知的代代相传,转向以高度文化自觉的姿态主动传承春节文化。

因此,“年味淡了”或许是个伪命题,这一说法忽视了当代年轻人正在建构属于自己的“年味”的社会